

日本的北方領土討還運動

張隆義

一、日蘇間北方領土問題的歷史交涉

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三國首腦簽訂雅爾達密約，爲使蘇俄對日參戰，答應戰後將南庫頁島及千島羣島交給蘇俄作爲交換條件之一。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蘇俄軍隊遂於八月十八日強行佔領千島羣島最北端的占守島；嗣並逐次南下，將北海道以北包括擇捉島、國後島、色丹島、齒舞羣島全部加以佔有。一九五一年日本與有關國家在美國金山簽訂和平條約，該條約規定日本放棄南庫頁島及千島羣島，但沒有劃定放棄的範圍，也沒有指定放棄後歸屬何國^①。日本認爲屬於南千島羣島的擇捉和國後係日本固有的領土，而色丹和齒舞羣島乃北海道的一部份，都在放棄的對象之外，於是向蘇俄要求歸還上列四島，此乃所謂的北方領土問題。

由於蘇俄沒有簽署金山對日和約，第二次大戰後日蘇兩國邦交的恢復必須另行簽約。一九五五年雙方開始進行交涉，可是對於領土問題的看法未能一致，因此無法締結和平條約。雙方乃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先行發表日蘇共同宣言，同意恢復正常外交關係，有關和平條約的締結則繼續進行交涉。在共同宣言中，對領土問題則表示：「蘇俄應日本之要求，並考慮日本之利益，同意將齒舞羣島及色丹島交付日本。但這些島嶼在日蘇締結和平條約後始行交付」^②。

其後日蘇間關於領土的外交涉沒有任何進展。一九六〇年美日安保條約改訂後，蘇俄政府的態度轉趨強硬。對齒舞、色丹的歸還加上了新的條件，認爲日本政府所簽訂的美日新安保條約乃係對付蘇俄和中共的，若將齒舞、色丹兩島交還日本，將使外國軍隊（意即指美國）所使用的領土擴大，因此蘇俄政府只能在日本領土上的外國軍隊撤退及日蘇和平條約簽訂的條件下，才能將日

註① 參閱一九五一年九月金山對日和約第二條之規定。

註②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簽訂之日蘇共同宣言第九項之規定。

蘇共同宣言中所規定的齒舞、色丹兩島交還日本^③。蘇俄並片面地以對日備忘錄將共同宣言的內容加以修改，並一再對日本非難及提出警告。

一九七二年日蘇間和平條約的交涉重開。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蘇，與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會談，並發表共同聲明，其中規定「雙方同意解決第二次大戰以來尚未解決之諸問題；對於締結和約一事，仍寄望於兩國間的真正睦鄰友好關係得以確立；對有關和平條約內容之諸問題進行交涉。雙方當於一九七四年的適當時期繼續談判」^④。雖然聲明中沒有提到「領土」問題，但日本政府認為「尚未解決之諸問題」應包括領土問題在內^⑤。可是一九七五年後蘇俄再度採取強硬的態度。在一九七六年二月的第二十五次共黨大會中，布里茲涅夫的對日政策報告提到：「關於和平解決諸問題，有時候日本受到外部直接的唆使，有人向蘇聯提出沒有根據且不合法的領土要求，這當然不是維持善鄰關係之道。」他並正式表明蘇俄的看法，認為北方領土的討還要求，只不過是日本國內一小撮人的意見，是被用來作反蘇宣傳的^⑥。蘇俄否認兩國之間有領土問題，而日本則認為北方領土乃儼然存在的事實，不可能避開領土問題而談和平條約。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迄今未能解決。茲將兩國主要的對立意見條列如下^⑦：

(一) 對國後、擇捉的主張

日本：自幕府時代即為日本固有的領土，向為國際所承認，帝俄在一八五五年的日俄通好條約中也加以承認。其後千島和庫頁島的交換條約亦以得撫島以北的十八島為千島羣島。因此金山和約中所放棄的千島羣島並不包括國後、擇捉在內。

蘇俄：國後、擇捉不包括在千島羣島的主張，不能成立。一九三七年日本海軍省水路局的水路誌、一九四一年觀光局出版的旅行指南及其他的出版物，都沒有把國後、擇捉包括在「千島」中。日俄通好條約與本案無任何關係。

(二) 北方領土的法律解決

日本：(1) 決定將南庫頁島、千島交給蘇俄的「雅爾達密約」不具有國際法的效力。國際法上對任何第三國的領域，未得其本

註③ 參閱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七日蘇聯政府的對日備忘錄。「北方領土はないという現實」△世紀社V二二五、二二六頁。

註④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日蘇共同聲明第一項。

註⑤ 根據日本方面的會議紀錄，在會談時，田中表示「尚未解決的問題」包括領土問題在內，布里茲涅夫答以「然也」。後來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日本政府針對有關領土問題之蘇俄外交部口頭聲明所作的反駁中，亦表示此種看法。

註⑥ 高山智（日蘇關係）△教育社V、四四、四五頁。

註⑦ 吉田嗣延（北方領土）△時事通信社V、二二七頁。

國的同意不得加以處分，美國亦已明言。(2)波茨坦宣言未提及雅爾達密約。(3)在金山和約中，放棄權利雖為事實，但沒有規定歸屬何國。

蘇俄：(1)雅爾達密約明確規定千島的歸屬，這些領土無條件且無保留地交給蘇俄，日本投降應當接受同盟國的條件。(2)不違反波茨坦宣言的規定。(3)雖說「放棄千島並未決定歸屬」，但無論如何日本不能再作要求。

(三)齒舞、色丹的歸還時期

日本：日蘇和平條約締結後必須無條件即時歸還。對蘇俄片面附加條件，變更日蘇共同宣言的內容無法承認。

蘇俄：承認和平條約締結後交還日本是顧及到日本愛好和平的意願。但因美日安保條約的締結，蘇俄不得不加上所有外國軍隊從日本領土撤退時歸還的新條件。

二、日本各政黨對北方領土的主張

日本對北方領土的主張並非自始即有一致的看法，各政黨間對領土的要求也有差異。茲將各政黨的基本主張分述如下：

(一)政府和自民黨的主張：

一八五五年所簽訂的日俄通好條約是以得撫島和擇捉島的中間劃分國界。其後一八七五年的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才將庫頁島列為蘇俄領土，而日本取得千島羣島。自民黨和政府都認為齒舞和色丹是北海道的一部份，國後、擇捉並不包括在千島羣島之內。雖然一九五一年的金山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對南庫頁島和千島羣島所有的權利和請求權，但是齒舞、色丹本係日本本土的一部份，而國後、擇捉亦為日本固有的領土，自然不在金山和約所定放棄的範圍內^⑧。一九五九年日本政府以政令規定，要求蘇俄歸還此北方四島，並堅持必須此四個島嶼獲得歸還，才能與蘇俄簽訂日蘇和平條約^⑨。自民黨在一九六七年設置北方領土特別委員會，促進四島的歸還，每年提出討還運動方針。

(二)社會黨的主張：

社會黨對討還北方領土的方針，曾經在一九六一年十月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予以決定，並於一九七七年六月由該黨成田委員

註⑧

一九五一年十月當時日本的外務省條約局長西村在國會答辯時，曾說金山和約中的千島羣島的範圍包括「北千島」和「南千島」。一度把國後、擇捉包括在千島羣島之內，但隨後明確表示「不包括在內」。

註⑨

水津滿「北方領土奪還への道」八日本工業新聞社V、二六七頁。

長在記者會加以宣佈。他表示社會黨主張「根據日蘇共同宣言締結日蘇和平條約，以實現齒舞、色丹兩島的歸還；同時繼續交涉整個千島羣島的歸還，但應以取消日美安保體制及加強日蘇友好關係而促其早日實現」。後來該黨鑒於蘇俄否認日蘇共同宣言的承諾，以及考慮到國內輿論的統一對討還運動較為有利，乃有轉而支持包括國後、擇捉兩島在內的四島討還運動之趨勢。因此，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社會黨的安保自衛隊等特別委員會所歸納的新和平保障政策方案，即提出了歸還四島而締結和平條約的論調。可是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仍有人指此「違反黨的方針」，以致引起爭論，雖經協調，迄未作出結論。一般說來，親蘇派唱二島返還的論調，但黨內意見未趨一致^⑩。

(三) 公明黨的主張：

公明黨認為齒舞、色丹係日本固有的領土，為北海道的一部份，而國後和擇捉亦係日本固有的領土，非金山和約中放棄的地區，千島羣島（中、北千島）雖已放棄，惟歸屬未定。該黨對討還領土的方策是：(1) 要求齒舞、色丹、國後、擇捉四島即時全面歸還。(2) 要求千島羣島（中、北千島）歸屬日本，或作為聯合國託管地，而以日本為管理國。(3) 依據金山和約第二十六條規定，要求召開國際會議決定北方領土的歸屬，但其前提是建議由日、美、蘇三國進行交涉，以打開歸還北方領土的門徑。

公明黨認為蘇俄即使長期佔有，但是依照國際法的原則，無法將北方領土納入蘇俄版圖；因此主張對北方領土的討還，廣泛地訴之於同盟諸國，站在國際正義的立場，以法律根據為基礎，迅速地進行交涉。北方領土係日本固有的領土，不是放棄的地區，為蘇俄非法佔據。蘇俄沒有理由附加任何條件，故應要求其即時撤退和歸還^⑪。

(四) 民社黨的主張：

民社黨亦認為齒舞、色丹二島係北海道的一部份，國後、擇捉亦為日本固有的領土，北方四島不包括在放棄的千島羣島範圍內。得撫島以北的千島羣島合法地屬於日本，日本不受雅爾達協定的拘束。根據國際法及領土不擴張的原則，蘇俄的佔有是不當的，日本具有正當的討還權利，主張以四島一併歸還為條件，迅速締結日蘇和平條約。

民社黨自一九六七年以來，每年均在北海道召開全國集會，要求歸還北方領土^⑫。

註⑩〔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第二面。

註⑪ 同註⑩二六七、二六八頁。

註⑫ 同註⑩。

(四) 共產黨的主張：

共產黨認為金山和約中所放棄的千島羣島包括國後、擇捉兩島在內，這是國際通用的解釋，政府亦一度如此解釋。但第二次大戰結束之際，同盟國同意領土不擴張的原則，因此原屬日本的千島羣島必須全部歸還日本。討還的步驟分爲兩個階段。首先要將不屬於千島的齒舞、色丹兩島即時歸還。至於千島羣島則通告有關各國，廢棄金山和約中有關放棄千島的條款，取得國際法上的權利，然後交涉簽訂日蘇和平條約，要求全面歸還^⑬。

其他的政黨如新自由俱樂部認為從歷史的事實來看，四島爲日本固有的領土必須一併歸還，惟批評自民黨的討還運動對蘇俄採取敵視態度，使歸還更加困難。社會民主連合在一九七八年成立大會時亦決定要求歸還四島，但黨內也有應該討還全千島的呼聲。

由此看來，日本各政黨對北方領土的要求未必一致，其討還的政策也不盡相同。所謂的「北方領土」的範圍也各有不同的說法^⑭。不過一般都趨向於討還擇捉、國後、色丹、齒舞四島作爲與蘇俄締結和平條約的前提。

三、北方領土討還運動的發展

戰後日本北方領土的討還運動發生於北海道，而以根室爲發源地。戰後有一萬數千島民在蘇俄軍隊的追趕下逃到根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他們以根室町長安藤石典的名義，向麥克阿瑟將軍提出陳情書，要求「將北方領土與北海島本島同樣，置於美軍的保障佔領之下，以消除蘇俄軍隊的掠奪、屠殺所帶給住民的不安和焦慮」。這是北方領土討還運動的開端^⑮。以後此等島民改以「北海道附屬島嶼復歸懇請委員會」的名義，亦一再提出陳情。

另外一九四六年在札幌成立「庫頁島千島討還同盟」，在函館成立「北方漁業開發期同盟會」，各自展開運動。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三日北海道議會一致通過「懇請返還齒舞諸島及千島羣島決議」，以後一貫要求全千島的歸還。同年札幌成立「懇請返還千島及齒舞同盟」，並將原本零散進行的討還運動及團體，如「北海道附屬島嶼復歸懇請委員會」、「北方漁業開發期同盟會」、「千島返還懇請促進連盟」及其他十四個團體結合起來。其目的是要將討還全千島和齒舞羣島的島民運動發展成國民運動

註⑬ 同註⑩。

註⑭ 關於北方領土的範圍一般有廣狹義四種不同的說法。即(一)千島羣島全部、齒舞羣島、色丹島和南庫頁島，(二)千島羣島全部、齒舞羣島、色丹島，(三)齒舞羣島、色丹島、國後島、擇捉島，(四)齒舞羣島、色丹島。以第三種說法最爲普遍。

註⑮ 同註⑨二六九頁。

，向有關方面懇請協助，以促其實現^⑭。初期運動都是由原居住於北方領土的島民所發起的，在人數和規模上都很小，沒有得到廣泛的注意，全國性的討還運動要等到政府的支持後才逐漸形成。

一九六一年日本國會通過「對北方地區舊漁業者特別措置法案」，一九六八年參眾兩院設置了「有關琉球及北方領土問題特別委員會」，一九六九年政府也成立了「北方問題對策協會」，開始在各地舉行北方領土展覽會或召開國民大會，並在大眾傳播的協助下展開宣傳及街頭簽名運動。於是在政府及自民黨的領導下，民間的運動有逐漸統一的傾向。「千島及齒舞返還懇請同盟」原是以討還千島為目標的團體，亦於一九六五年更名為「北方領土復歸期成同盟」，而以南千島以南各島為討還對象；其他的組織也大半以政府倡導的南千島（國後及擇捉）、齒舞、色丹為討還的範圍^⑮。

一九七二年美國將琉球羣島交還日本後，日本政府和國民開始把注意集中北方，對北方領土的關心更見提高；但是以全國來看，關心的程度仍然因地而異。在根室當地的那種熱烈情緒，到內地就看不見了。越往南去對此問題的關心就越淡薄，無法與討還琉球的情況相比。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北方領土上沒有日本人居住，過去曾住在島上的居民，經過了三十幾年也越來越少，關心的程度逐漸降低，熱心也減退了。其次是缺少統一的目標，政府或執政黨與其他在野黨及勞動團體並沒有取得一致的步調，輿論沒有統一，而全體國民對北方領土缺乏認識也是造成這個情況的主因^⑯。另一方面，蘇俄對領土問題一貫採取嚴厲的態度，堅持「領土問題已經解決」的主張而不讓步，使日本政府在對蘇領土交涉上不但毫無進展，而且屢遭挫折，令人感到灰心失望。

四、鈴木上臺後的領土討還運動

第二次大戰後，蘇俄在北方四島駐有軍團（約一萬五千人），但在一九六〇年的夏天即已全部撤離。此後十七、八年間在四島上只有約二十架戰鬥機和國境警備隊。可是自一九七八年左右蘇俄軍隊再度進駐北方領土並建設軍事基地，使日本提高警覺。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俄軍事干涉阿富汗後，日本更感受到蘇俄擴張的威脅，於是配合美國的要求，對蘇俄採取經濟制裁，凍結兩國間的實質關係。這些事件也促使日本國民對北方領土的關心程度大為提高。許多都、道、府、縣的自治團體相繼通過了討還北方領土的決議，全國的簽名運動也積極的展開。

在這種情勢之下，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的「第十二屆討還北方領土國民大會」便通過了制定「北方領土日」的提案，同

註^⑭ 三田英彬（北方領土）A講談社V、三四四—三四六頁。

註^⑮ 同註^⑭三—三頁。

註^⑯ 同註^⑭二七〇頁。

年十一月二日的「討還北方領土全國集會」也通過了同樣的提案。於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國會參眾兩院決議制定「北方領土日」。當時對於「北方領土日」的選擇有各種不同的意見，而以定在二月七日或九月三日的主張，較為有力。一八五五年二月七日爲「日俄通好條約」締結的日子；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爲蘇俄完成佔領齒舞、色丹島的日子。當地的居民及與討還運動直接有關人士，大都主張以九月三日爲「北方領土日」，藉以紀念此一屈辱的日子。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兩天，日本政府總理府召集從事北方領土討還運動的民間團體代表二十多人參加懇談會。經過熱烈的討論，最後由總理府決定以二月七日爲「北方領土日」，旨在「紀念此和平劃定國界簽訂條約的日子，以便與蘇俄和平解決此問題」。一九八一年一月六日的內閣會議乃正式決定二月七日爲「北方領土日」^①。日本各界對北方領土日的選擇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所有與討還運動有關的人，都沒有反對北方領土日的制定，這可顯示原爲一部份人的運動，今後將獲得更廣泛的支持，並將在政府的領導下，推動該項運動。

第一次的「北方領土日」於一九八一年二月七日由日本政府及九十三個民間團體、六個地方自治團體共同在東京舉行紀念集會。鈴木首相、伊東外相等九位閣員、參眾兩院議長及自民黨幹事長櫻內義雄、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等各黨代表和地方團體、民間團體代表共六百多人出席。同時在全國十九個地方亦舉行集會，要求蘇俄歸還北方四島^②。這是一次超乎黨派的集會，雖然各黨派對領土要求的主張並不相同，但目標是一致的，共同要求蘇俄歸還日本固有的領土。鈴木在會中致詞時表示：「北方四島在蘇俄的佔領下無法復歸祖國誠感遺憾」，決意「在強烈的國民輿論的支持下，更加努力，以解決問題」^③。當天下午鈴木在衆院預算委員會亦稱：「一九七三年日蘇有一項共同聲明，承認日蘇間在戰後尚有未解決的各項問題（領土問題），希望今後能據此與蘇俄交換意見」。這表示打開日蘇關係的關鍵在於承認有「領土問題」的該項聲明。鈴木同時對記者說：「這是（對蘇俄的）重要呼籲」，只要蘇俄承認日方的此項主張，日本有意改善日益冷卻的日蘇關係^④。

北方領土日制定後，日本各地積極展開北方領土的討還運動。尤其是執政的自民黨組織巡迴演說隊，於一九八一年夏天，以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在全國各地從事街頭演說。從七月三十日以大阪爲始，演說地方遍佈十都、道、府、縣的三十三個地方，演說人員包括幹事長櫻內義雄、總務會長二階堂進等六十人次。該黨北方領土問題特別委員長中山正暉強調：「演說只是重點式的在三十三個地方舉行，不過已喚起國民的關心，今後有必要每年舉行這種活動」^⑤。

註① 「北方領土の日制定をめぐって」、《ソ連問題調査月報》、一九八一年三月號。

註② 《讀賣新聞》晚刊、一九八一年二月七日。

註③ 《朝日新聞》晚刊、一九八一年二月七日。

註④ 《讀賣新聞》、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

註⑤ 《產經新聞》、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爲了繼續鼓舞討還運動，鈴木於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下午搭乘專機赴北海道，在札幌市一宿之後，於十日上午搭乘自衛隊的直昇機在北海道的領空上眺望被蘇俄佔領三十六年的北方領土。這是戰後日本首相第一次的北方領土視察，表示日本政府要求歸還四島的堅決態度²⁴。十日下午鈴木在根室會晤記者，表明日本政府積極實現北方四島早期歸還的信念。席中，鈴木以強烈的口吻指責蘇俄頑固的態度，並對蘇俄的毫無誠意表示遺憾。他更強調今後對蘇俄的方針，「是反覆的進行交涉談判」，以解決一九七三年田中和布里茲涅夫會談聲明中的「未解決的問題」²⁵。

鈴木自一九八〇年七月就任以來，對討還北方領土即採取積極的態度。同年九月伊東外相在聯合國演說時，就提到北方領土問題，旨在將之訴諸國際輿論，這是最近八年來所未有的現象。十月伊東又到北海道視察北方領土，十一月任命堀新助爲「北海道大使」，使其以特使名義長期出差駐在北海道，處理北方領土附近漁業作業問題等與蘇俄之間的交涉。同月鈴木指示謀求根室地區振興方策。接着於一九八一年制定二月七日爲「北方領土日」，九月十日更以首相身份首次察看北方領土，引起討還運動的熱潮。

五、蘇俄的分化策略

蘇俄對鈴木上臺後所發起的領土討還運動不斷加以責難和抗議。一九八一年一月六日蘇俄的「消息報」批評「北方領土日是全國規模的反蘇行動日」、「北方領土日的制定是欺瞞日本國民，培養反蘇主義及報復主義的行動之一」。一月二十日蘇俄外交部又向日本駐蘇大使提出抗議，其中提到「最近日本政府決定將二月七日定爲北方領土日，首相及兩院議長也計畫參加該項集會，又決定對學校教育加以檢討，將北方領土列入教育課程之中」，「不管日本政府對不存在的領土問題，如何加以人爲的煽動，蘇俄絕不改變立場，此點日本政府知道得很清楚。蘇俄的立場極爲明快，蘇俄和日本之間沒有任何領土問題存在，關於這一點，蘇俄一再向日本的領導者聲明過」²⁶。九月十日鈴木視察北方領土的當天，莫斯科廣播也以「反蘇行動的頂點」，而加以非難。蘇俄除了對日本政府領導的討還運動一再加以責難之外，也在討還運動中心的北海道地區，尤其是與北方領土相對的東部沿岸漁業地區，以漁業的利益爲餌，進行分化的運動。

一九七六年九月當蘇俄的米格機逃亡事件發生及日本外相宮澤喜一視察北方領土之際，在北方海域作業的日本漁船接二連三

註²⁴ 〔產經新聞〕晚刊、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註²⁵ 〔產經新聞〕、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一日。

註²⁶ 〔夕連問題調查月報〕、一九八一年三月號轉載。

地被蘇俄所逮捕，僅一個月之間就有七艘，三十六人被帶往蘇俄。一九八〇年日本因阿富汗問題採取對蘇制裁措施時，日本漁船被科罰金的事件就連續出現，共達十三件，約為前一年同期的兩倍。同年夏天日本對莫斯科奧運會採取抵制行動時，蘇俄方面對日本漁船的現場臨檢也異常地增加。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七日第一次的北方領土日甚至有蘇俄四千噸級的哨戒碎冰艦在北海道附近海面上出現，加強對日本漁民的監視^②，給北海道的漁民帶來威脅。當地的漁民爲了生活，有些人把魚看成比討還領土更重要，不得不向蘇俄討好或妥協。

北海道附近海面是世界三大漁場之一，漁獲量非常豐富，因此蘇俄以漁業的利益誘惑北海道的漁民，對領土討還運動進行分化的工作。

在北海道有所謂的「情報船」，向蘇俄方面提供有關討還領土運動或自衛隊、右翼團體等的情報，以換取在蘇俄領域內自由作業的利益。根據北海道警察局的調查，現在在根室一地有七個集團的四十艘「情報船」在活動。另外不屬於任何集團而單獨行動的也有三、四艘，約爲一、二年前的兩倍。最近在根室自願充當「情報船」的漁民急速增加，使取締的當局頗傷腦筋^③。一九八〇年在釧路的「東北海道日蘇友好貿易協會」發證明書給該協會的會員。證明書上寫着：「茲證明該船係東北海道日蘇友好協會之船」。漁民出海時帶在船上可作爲護身符，備不時之需。目前有一百多家加入該協會，其數目還在繼續增加之中。一九七七年秋天，耗資三億日圓建造的札幌「北海道日蘇友好文化會館」落成，於開館典禮時，蘇俄駐日大使鮑揚斯基及來自蘇國內的重要人物也列席參加。另外，一九七七年釧路也建造「日蘇友好貿易會館」，一九八〇年在稚內也建造「稚內日蘇友好會館」，函館和小樽也正在計畫建造此類「友好會館」。對這些會館的建造，蘇俄都提供了經費的補助^④。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在蘇俄駐日大使鮑揚斯基的見證下，日蘇親善協會會長赤城宗德在羅臼町將載有船名、船主及附有俄文的會員證發給七十六個會員的漁民（約爲漁業協會會員的百分之十二），引起很大的問題，各地相繼提出抗議^⑤。自民黨的北方領土特別委員長中山正暉於五月二十八日赴蘇俄大使館拜會鮑揚斯基大使，就此問題提出抗議書說：「這是利用親善的美名，意圖離間日本國民要求歸還北方領土的民族願望，是蘇俄攪亂日本內部的政治工作，干涉日本內政。」鮑某說：「我不過是致詞而已，我並未分發會員證。」因此，他也拒絕接受抗議書。據說在對答的時候，鮑某說：「究竟是魚重要呢，或是討還北方領土的運動重要呢？」態度極爲蠻橫^⑥。

註⑦〔京都新聞〕、一九八一年九月六日。

註⑧同註⑦。

註⑨村上秀峰「北方領土の日の制定に關し道産子のわれ北海道に思う」、

註⑩渡邊輝博「魚を武器に返還運動壊滅をはかるソ連」〔ソ連問題調査月報〕、一九八一年四月號。

註⑪〔産經新聞〕、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蘇俄在北海道的企圖極爲明顯，無非是以漁業的利益爲餌，誘使當地的漁民、自治團體，甚至住民親向蘇俄，以孤立、分化當地的北方領土討還運動，並圖進一步的加以撲滅，現在蘇俄正全力進行之中。

六、結語

北方領土是戰後日蘇間最大的懸案，迄今已三十六仍未能獲得解決。蘇俄一直批評領土討還運動是日本國內一部份反蘇份子的行動，並沒有獲得國民普遍的支持。一九七二年美國將琉球交還日本後，日本國民乃尋求另一個行動的目標，將眼光轉向北方。

一九七五年西貢淪亡後，美國勢力逐漸從亞洲撤退，蘇俄乘虛而入，在亞洲各地擴張勢力，建立基地。一九七八年底，背後有蘇俄支持的越南揮軍入侵高棉，以及一九七九年蘇俄軍隊入侵阿富汗，使亞洲自由民主國家深受蘇俄勢力擴張的威脅。由於蘇俄也在擇捉、國後、色丹等日本北方島嶼上建造軍事基地，大量增駐軍隊，更使日本感到不安。蘇俄的威脅遂成爲日本關心的問題，北方領土也成爲注目的焦點，引起國民普遍的重視。

在這種情勢下，北方領土討還運動也受到了鼓舞。一九八〇年七月鈴木上臺後，遂以討還北方領土爲其外交政策的主要課題，制定「北方領土日」，並以首相身份視察北方領土，在全國各地舉辦集會，表現得很熱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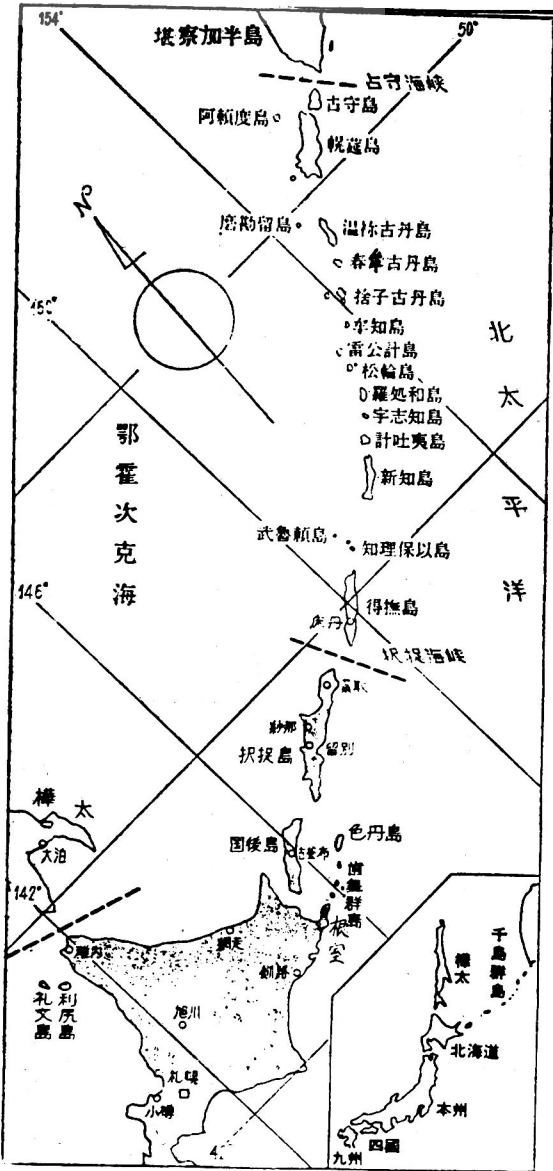
日本自阿富汗事件以來對蘇俄採取制裁措施，停止對蘇俄提供信用貸款，禁止對蘇俄供應高度技術、停止高階層人事交流，兩國關係陷於凍結的狀態。加以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鈴木訪美後與雷根所發表的共同聲明中，第一次將「同盟關係」明列其中，並同意與美國共同分擔太平洋地區防衛的責任，以對付蘇俄日益增加的威脅^②，致使日蘇關係更形對立，所以蘇俄對九月十日鈴木的北方領土視察，指責是「挑撥性的反蘇行動」^③。

日本是蘇俄對外貿易最大伙伴國之一，而蘇俄的國際收支又經常赤字，必須拼命爭取外匯。日本之貸款能力對蘇俄的吸引力極大，西方工業國家對東部西伯利亞及蘇俄遠東地區之開發有興趣者除日本外並無他國。蘇俄如過度激怒日本的話，會加強日美關係，促使日本接近中共，對蘇俄本身的經濟也會產生不良的後果。因此蘇俄想採取政經分離的政策，在經濟方面採取彈性的作法，對日本讓步，表示願意改善日蘇關係。例如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簽訂的一項重新讓日本漁船在北方領土貝殼島附近採擷

註② 拙著「日本防衛與美日協調」、本刊、一九八一年第二十一卷第一期。

註③ 「產經新聞」晚刊、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海帶的日蘇協定，蘇俄在違規船裁判權問題、作業許可證問題以及島名的稱呼問題上，都作了大幅度的讓步^②，以誘使日本緩和對蘇的經濟制裁。日本認為蘇俄外有古巴、越南的援助負擔，及阿富汗、波蘭等問題的困擾；內部的經濟困難也很嚴重。這是它的弱點，也是它的苦惱，需要日本的協助。因此日本必須把蘇俄的經濟弱點和領土問題纏在一起，迫它讓步^③。但是蘇俄一直都沒有改變對領土的立場，表示無意爲了經濟關係犧牲固有領土；反而最近日本對蘇俄經濟制裁有了緩和的跡象。日本如不能團結一致，固守立場，堅持原則，可能中了蘇俄政經分離的計謀。總之，日本爲討還北方領土必須作長期堅忍奮鬥的打算，討還領土的路程將是遙遠而艱難的，在短時間內不可能見其實現。



(此圖轉載自「日本展望月刊」第二十五卷第二期)

註② 註③

〔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讀賣新聞〕、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八日國際專欄。